



遭遇过皮艇侧翻 也曾与江豚同行

一人一艇漂流长江的102天

▲6月6日，孙文竹从攀枝花出发，开始漂流长江的壮举。

▲9月12日，孙文竹从武汉出发开启第三阶段行程。

前进

划着桨唱着歌与江豚同行

除了命悬一线的翻艇，还有重庆江津3米高的大浪，突然袭来的暴雨，在码头躲避出入的船只……孙文竹每一天都有“惊吓”，但每一天也都有“惊喜”。

在葛洲坝下游约10公里处，孙文竹第一次遇到了江豚。此后，他又先后在湖北赤壁、鄂州、黄石见到过江豚，最后一次是在江西九江，也是他距离江豚最近的一次，“那天是傍晚，整个江面色彩对比度很强烈，看着黑乎乎的。”

夕阳下的长江有多美？一段很长的静水，没有一点风，身后有微微涟漪，面前的水面如镜子，阳光洒下来泛着荧光，山口斜入水中，被水平面分开形成倒影，上下完全对称。

孙文竹停下手中的桨，感觉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。“刚开始觉得太美了，后面安静得我都有点害怕了。”

从湖北荆州市公安县到石首的一段，两岸森林葱郁，太阳西斜，余晖从树梢间洒落，翠绿与金黄交织，孙文竹划着桨唱着歌，惊起的水禽快速掠过江面，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画面就呈现在面前，“我当时正在直播，很多人都看到了。”

尾声

冲击最后400公里

8月23日下午5点40分，历时79天后，孙文竹回到了武汉，行程超过2400公里。从宜宾至武汉，是整体计划的第二阶段。在武汉长江大桥下，孙文竹“放肆”了一回，脱掉上衣，跃入江中。直播中，很多网友从长江沿线各个城市“发来贺电”。

回顾这一路，孙文竹表示，“我能挺住，但不代表我不难受”，他鼓励网友：“当你的内心无比坚定，如果有多年想逐的梦想、想追的执念，不妨大胆去尝试一下。”回到武汉，妻子来接孙文竹回家，“我们经常都有交流，她知道我的行程，父母是我出发后看新闻才知道的，平时都会叮嘱我注意安全。”回到家的孙文竹，专心陪伴两个孩子。

9月12日，孩子们开学后，孙文竹开启了第三阶段的旅程。从鄂州、黄石到安庆、池州，再过铜陵、芜湖，10月14日，孙文竹划进了秦淮河。

南京到上海，最后400公里。有网友提醒，后续行程受潮潮影响明显，要更注意安全。曾经的很多质疑，也变成了鼓励和点赞。

即将再次起程，孙文竹看了下天气，最低气温只有7℃，江风只会更冷，加上每天涨潮落潮，落差会有2至3米。他找了份潮汐时间表，只有落潮时间可以前行，并且要避开航道，还需要再换条大一点的艇。

孙文竹回想起了从攀枝花下水的那一天，“困难只有在路上才能遇到，黑暗的尽头总有光，但是你必须要去启程。”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周翼梁家旗 图据受访者

出发

“现在不做，可能就再没勇气去做了”

34岁的孙文竹家住湖北武汉，在长江边长大的他，时常望着浩淼的江水，思绪也飘到了远方。上大学后，孙文竹喜欢上了户外运动，曾在秦岭徒步6天5夜。

真正让他决定一个人漂流长江，是读到了尧茂书的故事。1985年6月，被誉为“长江漂流第一人”的尧茂书乘着橡皮筏从长江源头出发，历经沱沱河、通天河，一个月后在金沙江触礁遇难，年仅35岁。第二年，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队历时五个多月，成功漂流至长江入海口附近的横沙岛，这是人类首次全程漂完6300余公里的长江。

妻子是必须越过的第一道“阻碍”。尽管知道孙文竹有这个想法，但妻子一直不同意。孙文竹“软磨硬泡”了很久，她最终松了口。“大概就是亲密战友之间的妥协。”妻子告诉他，“如果你不做这个事情，会一辈子遗憾的话，那你就去试一下。”

艇几年前就买好了，因此这次准备工作只花了5天时间，他在地图上找到了四川攀枝花，觉得从这里下水比较合适，于是独自开车连夜赶到了攀枝花。

6月6日，天气晴好。没有仪式，也没有人围观，孙文竹给小艇打好气，穿上救生衣就下了水。3米长的小艇上放着装有睡袋、充电宝、雨衣等物品的大包，太阳能充电板，还有在攀枝花买的一包果蔬和一把面条。

当晚9点过，孙文竹发了第一条漂流视频。启程后不久，他便到达在建的银江水电站，江面变窄，江水流速加快。上岸观察情况后，孙文竹全力摇桨，顶着浪穿了过去。

“为啥要做这个事儿？”“岸上有车队跟着吗？”“肯定是划几公里就上岸坐车吧。”……网友的评论中有不少质疑的声音，对此孙文竹回应：“人总归是有冒险精神的，现在不做，可能就再也没有勇气去做了。这是很多人都想做的一件事，只不过我去做了。”

翻船

“我可能要交待在这儿了”

按照最初的计划，大约30天就能抵达武汉，但孙文竹漂流26天后，才到达宜宾。

“面对未知，要有敬畏之心。”这是孙文竹经过银江水电站时说的一句话，很快，乌东德到白鹤滩之间的老君滩，让这句话具象化了。当地人听说孙文竹要在老君滩漂流，都跟他摆起了手：“落差太大，当年长漂就死过人，前几年漂流也死过人，太危险了。”

在江边查看过水情后，孙文竹听了劝，他在视频里说，“这次没有走老君滩，留下一点遗憾。”但很快，奔涌的金沙江还是给了孙文竹一个下马威。

在白鹤滩休整两天，换了新船和新桨，孙文竹继续前进。上一秒，他还在视频里说“前面有一大片白浪，远超我的想象”，下一秒，他已经浑身湿透，冻得发抖。

6月20日，四川凉山州应急管理局官微发布一则消息：“6月19日上午，经金阳

县山江乡综合应急救援中队、村组干部齐心协力寻找，终于在金河村发现一人和一只侧翻的橡皮艇在金沙江中漂着，但因水流湍急且离岸较远无法有效实施救援，队员只能暂时通过呼喊引导孙某前往棉沙湾浅水滩处……”

文中的“孙某”正是孙文竹。在经过一段激流时，橡皮艇被打翻，孙文竹顺手抓住桨和一个包。穿着救生衣的他重新回到水面，但艇已经被冲远了。

耳边是轰隆隆的水流声，双脚离开水面时感觉发热，孙文竹知道，自己正在失温，手臂也开始发软，“水流太急，根本没办法靠近岸边。”那是他第一次感觉离死亡非常近，“我当时想，可能要交待在这儿了。”

在当地救援队拍摄的视频中，一条橡皮艇反扣着，漂在水面上，看不到人影。好在水流平缓后，孙文竹终于抓住了艇，经过多次尝试才爬了上去。

博主“山取”回应哀牢山取材争议：

从未收到官方通知要求归还矿石

国庆期间，颜料师“山取”进入哀牢山取矿石一事受到广泛关注。据媒体此前报道，云南玉溪市新平县委宣传部回应，该博主进山取材未报备，要求其返还矿石，已对该博主进行批评教育。

10月23日上午，颜料师张俊杰在账号“山取”发长文回应这场持续多日的争议。

针对媒体报道的“官方要求归还矿石”的说法，张俊杰在回应长文中作了详

细说明。“被采访者是哀牢山一般工作人员，并非所谓的‘官方人员’。”他说，该工作人员对事实情况了解不清，媒体采访时有引导嫌疑，通过剪辑营造“官方感”，实际官方并未发布过任何“归还矿石的公告”。他还称，“当地县委宣传部对于该不实言论对我方造成的困扰，已向我方道歉。”

在该段文字下方，还贴出了备注为新平县委宣传部某负责人与“山取”的

信对话截图，该负责人称“确实是个误会，我们办公室人员没有经过我们审核，向部门人员简单了解情况后着急回应记者”。

随后，记者就张俊杰的上述说法致电新平县委宣传部，宣传部工作人员表示，已关注到“山取”在网络上的此次发声，正在就回应内容的真实性作进一步核实。

对于此前舆论关注的进入哀牢山取矿石是否合法的焦点问题，张俊杰在回应

文章中表示，自己从事矿业行业十余年，熟悉矿业的相关法律法规，“包括进入什么地区需要报备、如何报备，报备文件怎么写，哪里是红线，发现矿石要怎么取样、怎么保护……怎么探是合法的，怎么探是不可以的”。同时，他还特别申明，“山取”的目的是推广宣传岩彩行业，视频中大量展现的异极矿，没有卖出过。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叶海燕